

人生好境

去年,我在海南万宁下面一个农场租住过半年时间。如今,过去了一年,每每凭窗南望,我仍然为那一片苍翠环绕的幽静世界而深深折服和陶醉。

我到这个名为南林的农场,遇到了不少东北人。一位来自吉林长春的大叔,是我的本家,我称其刘老师,从长春一所高校退休后,于此地购买度假房,领着老伴儿享受着“冬南夏北”的惬意人生。

农场的地貌特征,站在住地高楼上平台四顾,有一种“环滁皆山也”的味道,满目都是山,以深蓝瓦蓝淡蓝的层次铺陈远近。椰子树橡胶树香蕉树,也从房子底下呈放射状,向着这些近山远山散去。偶尔可见林间飘出一缕淡蓝炊烟,悠闲飘拂升高,似有远古烽火台狼烟传递信息的意味。往北远眺,最高耸而磅礴的山系,自然就是琼岛中部的五指山;扭头南顾和向东瞻望,就是雾气缭绕的牛岭。

这个牛岭在海南岛可是够牛的,它是一处重要的地理分界岭。据说开车人每次开车走东线高速,从陵水到海口时,常常在陵水境内还是艳阳高照,可在短短几分钟的过牛岭隧道中,钻出牛岭即见天空乌云密布,甚至阴雨绵绵。有一个说法是“牛头下雨牛尾晴”,气候特征十分明显。这是因为从地理上看,矗立海边的这座高高的牛岭仿佛一道“高墙”,让南下的冷空气不易再南下,又让北上的海洋暖风滞缓北上。这位牛兄仿佛是十字路口的人工交警,也更像是一台交响乐的指挥。

据说有人能隔山听见山那边的海涛声,还说其中有海鱼的歌吟。我认为太夸张。起码,夜深人静时我多次屏息细听,均从未听说过。

也许,牛岭山下的牛人听说过?

这个牛人,就是东北人刘先生。

这又要从耳边声音说起了。我租住的这个龙溪谷大都是退休老人,他们很有雅兴,口袋里也不差钱,买了各色乐器如萨克斯电吹管之类,从日出吹到日落,直至一把星星撒满天空。他们正对着我的窗口吹,那些挂着拐杖颤巍巍的音符,直往我的窗户钻,也钻进了我的耳朵和心里,让我耳烦心乱。人家吹奏又不在你家里,谁也无权干涉,顶多只见一些人家的砰砰两声关窗户,以示不满。无奈之下,我只好躲出去,在附近的橡胶林里闲逛。结果,在龙溪边,遇见了正种菜的刘先生。

这条龙溪是从琼岛东南注入南海的太阳河上游,源头自然是牛岭。溪流到我们这一段,从河床的深凹和两岸树枝上的悬挂物,能判断汛期一定流量可观,估计人一恍惚,兴许真能听见所谓的龙吟声。我一般只敢在正午时分手拄竹棍到这溪流边徜徉冥想,傍晚雾霭下沉之际,则在租住楼二十多层的平台上志忑观望。高耸的椰子树

# 牛岭山下有牛人

□刘放

带蜿蜒状排列,勾勒和暗示着树荫下的流水秘密。我在溪边看到过细长的花蛇,还有不少四脚蛇,但没有看到过当地人说的昂首过山风(眼镜王蛇)和大蟒蛇。否则,我手中的竹棍可就难以胜任祈求彼此相安的作用了。

有人在溪边种菜,悠悠迎送晨昏。他就是东北人刘先生。

刘先生年近七旬,中等个头,敦实,须眉染霜,头上浓密着灰白微卷的短发,尤其是那双圆溜溜的眼睛,似乎在一颦一笑之间,就有丁零零的一串清脆牛铃声自牛岭滑落下来。打过招呼认识后,我到自己不胜烦恼的原因,他笑笑,说,以后不会了。我将信将疑。果然,第二天宁静降临这边绿荫世界。那些喇叭们自然还是喋喋的,但都转向了相背的椰树林。椰树不怕吵。原来他是这里一个“太阳河轻音乐团”的团长兼指挥,还是乐团的首席二胡。来海南之前,当过长春国乐团前身的第一汽车民族乐团的首席二胡。一经他的过问,这龙溪谷自然就会迎来变奏。他手中有一根无形的指挥棒,指挥了一场无声音乐,润慰众人。

刘先生最得意的还是他的种菜生涯,说他在种菜中也能欣赏到大自然的音。溪水与岸边的絮语,钹头与土地的交谈,甚至南国太阳将他胳膊晒出古铜色的肌腱,一棱一棱起伏,他也能从中辨认出快乐的旋律线来。种菜牛岭下,悠然闻天籁。

楼盘开发者在林间开发楼盘后的废弃地都是沙砾土,坚硬贫瘠,要种菜必须首先改良土壤,于是,他在购买一些羊粪之余,还通过深掘晾晒,筛捡石块,用周围的枯枝和自然脱落的干椰子壳烧成灰,与晾晒的沙砾土拌合,增加酥松的力。他的菜们的根须终于在这些土壤中舒展开来了,菜叶自然凝望空中绽放勃勃生机。我也猛然醒悟到,原来我以为那悠然炊烟,其实是林间种菜人发出的信号,乃是林林一己的快乐写意。种菜实惠在其次,首要是锻炼身体,放牧精神。

他的菜园子很艺术,各类花色品质齐全,茄子辣椒南瓜西瓜不说了,更还有生菜、白菜、油麦菜……最传神的是他的四季豆和长豇豆,在他搭建的藤架上恣肆攀爬,犹如五线谱上的长短音符。我猜想,他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种菜,看着这藤架上的豆们藤们,他的指尖大约就痒痒了,就仿佛在两个钢弦上按捺出旋律。一会儿是上滑音,一会儿是下滑音。

古语说:秀才习郎中——看书(书)就会。其实秀才除了习郎中,做任何事情,只要放下身段,能吃苦耐劳,能苦中得乐,那就能干好天下所有事情。

山川自有山川奇景,人间亦有人间奇人。海南的半年旅居,打开了生活以往从来不曾见过的引人入胜章节。

# 住院处走廊

□雷云春

年初,笔者因病住了一个多月院。其间,除了躺在病床上静养,有时也到走廊走走转转。笔者因医检时常走出病房越过走廊,又验血又验尿,拐弯抹角顺走廊走个遍,熟悉了住院处环境,特别对住院处走廊行人来往心中多有感触。

住院处走廊两侧是医务室和面积大小不一的病房,走廊跨度比一些单位办公楼走廊都宽,空间也大。住院处走廊空档处特设住院处前沿医护站,这样就更直接便于患者咨询及病情处置,医护站当班的护士长和几位护士常走出巡诊。住院处走廊经常过往的是医护人员、患者及护理人员,每天上午八九点钟,行人来来往往、络绎不绝,咨询挂号的、付款取药的、接水打饭的,你来我往。尤其医查房也都在早上时间,过后,走廊行人便不那么多了,但也陆续不断,来人看病号的、办理出院的、检查和打扫卫生的,都围着走廊转。这时许多病人也下床走出病房到走廊散步。他们行走各异,有的挪挪蹭蹭,走走停停,身子不稳;有的稍好些,也是踱方步。护理人员便按着病人的节奏跟着悠然踱步,注意保护,细心照顾。

更令人心动的是住院处走廊医护人员的身影。他们无论走出医务室,还是从病房返回,都是行色匆匆,没有一个稳稳当当前行,都是两步并成一步大步流星,一天不知要走多少遍。看他们走路带风,人们只看到快步疾行,却听不到他们脚底下的响动。这是医护人员职业所体现的时间性、特殊性、应急性,是急病人之所急。打针注射、按单下药、测量体温,他们顺着走廊这病房进、那病房出,临床一项项处置。特别是患者每次输液快结束时,便提早摁铃告急,尤其有的病患实感疼痛,甚至有点不适也叫喊医生。听到铃响、喊声,岗位再忙碌的医护人员,即便饭时用餐也立马摁下碗筷,经走廊跑步赶到病床处置。

本人时不时同病友漫步走廊。每当与急速前行的医护人员碰面,他们的脚步便适时地缓慢下来,礼貌地躲闪,目光投向我们,并频频招手,接着又由慢到快奔向病房。这暖暖的一幕幕,使我们这些病患感到温馨。有人打趣地说,住院处走廊是医护人员的“短道速滑”,走廊是医护人员走不到头的路……

本人时不时同病友漫步走廊。每当与急速前行的医护人员碰面,他们的脚步便适时地缓慢下来,礼貌地躲闪,目光投向我们,并频频招手,接着又由慢到快奔向病房。这暖暖的一幕幕,使我们这些病患感到温馨。有人打趣地说,住院处走廊是医护人员的“短道速滑”,走廊是医护人员走不到头的路……

本人时不时同病友漫步走廊。每当与急速前行的医护人员碰面,他们的脚步便适时地缓慢下来,礼貌地躲闪,目光投向我们,并频频招手,接着又由慢到快奔向病房。这暖暖的一幕幕,使我们这些病患感到温馨。有人打趣地说,住院处走廊是医护人员的“短道速滑”,走廊是医护人员走不到头的路……



凡人雅事

“咱们也来场脱口秀吧。”最近,由于脱口秀很火,让身边的伙伴们也有了想要“一吐为快”的念头。可大家都不是专业的脱口秀演员,周围也没有真正接触过这个行业的人,那该怎么办这场活动呢?

“开放麦,盲盒,怎么样?”

“这能行吗?会不会尬场,没人笑?”

“那怕什么,就当大家聚在一起唠嗑了,试试呗。”

带着对活动效果完全未知的忐忑,伙伴们开始招募起“观众和演员”来。但没想到,消息刚一放出去,响应的人还真不少。

“什么时候?在哪里?需要门票吗?”

“晚上吧。老地方。带个段子来就行了。呵呵。”

其实,在回复这些的时候,我们依旧对大家能说出些什么一无所知。然而,大家对于脱口秀的热情却真心让我们感受到了。

“那就办起来吧。”

于是,说干就干。音箱、麦克风、麦架、灯光,背景板没有,那就支个架子,安两面窗帘。仅半天的时间,我们弄得还真挺像那么回事。

我们一共在现场摆了二十个座位,可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,到场的伙伴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判。不过,即便是站着,大家还是愿意听一听、看一看这场完全连业余都算不上的脱口秀。

拿起麦克风,黄老师作为主持人第一个开场“吐槽”。他说大家最好都上来讲讲,因为他已经知道尴尬是什么感觉了。他说尴尬就是你的脚趾会紧紧地抠在一起,你会想刨地,刨出个三室一厅来。大家哈哈哈哈哈,气氛一下子就上来了。

接下来,上来的是温迪,她说她是一个爱学习、爱唱歌、美丽漂亮的小女孩。大家哈哈笑了起来。她说这是她从小就一直保持的自我介绍,但直到有一天她被人说胖,说太胖了的时候,她才发现自己其实已经离当初的那个美丽漂亮的自己很远远了。她说她为了减肥,十年里用了各种方法。她说用到最后,她的总结就是:每一种方法真的都能瘦。大家又哈哈笑了起来。

随后,温迪推荐了大魔包上来讲讲。大魔包的身材高大魁梧,不过一上来却害羞了,他说他有点紧张,因为上一次拿麦克风站在这么多人面前,还是他结婚的时候。大家哈哈哈哈哈。等话聊开了,大魔包又讲起了他的老婆,他说他老婆有个习惯,就是每天一早起来总习惯站在体重秤上看看,然后转头问他:“老公,我哪儿瘦了?”这时,座位里的一对夫妻突然感同身受,只见那个丈夫瞬间难以控制地指着大魔包喊道:“我太理解你了!”大家哈哈哈哈哈。

再后来,这个丈夫也拿起了麦克风,开始“吐槽”起他和他媳妇儿。他说他俩是通过“附近的人”认识的,在认识他媳妇儿之前,他一直以为他才是最厉害的。但自从认识了他媳妇儿之后,他才发发现他媳妇儿才是最彪悍的。他说他第一次去拜见丈母娘的时候,他就害怕了。他说他害怕,第一是因为他爱他媳妇儿,第二是因为,他丈母娘是练武术的。他丈母娘说从小就打八极拳,会小架,他好奇地问:“什么是小架啊?阿姨。”丈母娘回答说:“就是打你没有问题。”大家又是哈哈哈哈哈。

……

在一次又一次的爆笑声中,现场的效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待。几乎每一个现场的伙伴都拿起了麦克风,有聊日常的,有谈恋爱的,有关于动物的,还有关于发小的,甚至连现场唯一的孩子也“吐槽”起了她妈妈天天催她睡觉、起床、吃饭、写作业的那些事。

大家听得都是不停地哈哈大笑,时间也不知不觉就到了很晚。

真是出乎意料,更是意犹未尽。那一晚,大家都很开心。

回味这一晚的精彩,谁曾想,当我们这些平凡生活里的普通人聚在一起,拿起麦克风的那一刻,似乎说点什么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我们都在脱口秀里发现了生活,发现了那些散落在平常日子里的事,那些小事,那些意料之外的事。其实挺多的,也挺有意思的。

我们用一场脱口秀露出了许多回忆,美好的也好,不太美好的也罢,我们都太需要一个可以“吐槽”的地方了。当这场纯属临时起意的活动结束后,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,假如生活冒犯了你,希望我们都能笑着去调侃它——生活,你真逗!或许这就是脱口秀的意义吧。



# 生活里的脱口秀

□于博洋

你拿几粒糖果放在我手心,眼神暖暖地看着我,让我吃。

糖果如小拇指肚大小,天蓝色缀着细碎小粉花的荧光纸裹着,两头拧着麻花劲儿,格外令人喜爱。虽未尝味道,先爱上它的小巧玲珑,在手里反复地轻轻揉搓,哗啦哗啦的声音向你柔声地催促。

剥一颗放在嘴里,慢慢地嚼着,酸里透着甜,甜中带着酸,舌头一搅,糖抵在腮边,立刻鼓起个包。小时候吃糖就是要这样显摆的,回眸镜中的自己,我快活地笑着,你也快活地笑着。

我叼一颗,你也吃一颗,你用糖果纸叠了一对纸鹤,展翅翱翔,你说要带着我飞。

糖是饭店里吧台备下的,客人结账后可带走几颗品尝。见我如此喜欢,临出门你又厚着脸皮快速地抓上一把塞进我的包,然后我们红着脸逃之夭夭。

八岁那年,因为家里盖新房,日子变得很拮据,油盐都节省着吃。

同桌在吃糖,含在嘴里滋滋地嚼着,糖在两腮之间故意地翻腾着,馋得我偷偷咽唾沫,跟他要他不给。放学之前,老师检查作业,由于我俩在第一桌自然先检查我们的,工整又正确,老师教鞭一挥,做了个走的姿势,

在炕沿上看着我表演微笑着一语不发。我闹腾得无趣,也只好悻悻收场。

第二天早上,我发现爷爷的枕头边上掖着一毛钱,我知道这是他给我准备的,捏起钱赶忙揣进兜里,小跑去上学。钱放在哪里都不安生,搁文具盒里吧怕被别人偷了,揣在兜里又觉得衣兜太浅,最后把钱叠成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方块,装进上衣兜,大襟上取下一个别针把兜口封住。还是不放心,手一刻不落地捂在口袋里,时不时地掏出来看看,确认它没飞走。

好不容易捱到午休,飞奔向供销社。供销社在学校的西边,相距大约五百米,夯实的围墙成一个院子,墙头长着柔嫩的小草,还有开着小花的野菜,木制的蓝色大门敞开着,房门也是蓝色的两扇对开,从上到下都镶着玻璃蓝色的洋窗户干净明亮,老远就可看见屋里陈列的商品。我狂奔着撞开门,进门就对着副食的柜台大喊,拿七块糖!当我的手伸向兜里掏钱的时候却傻了,手捂着的兜里根本没钱,急急地掏出所有的兜,甚至翻过来,除了点灰尘啥都没有。我咬住嘴唇,不说话,也没哭。

跑得气喘吁吁加之着急浑身燥热,满头大汗。赶紧掉头回去找,来供销社的学生和老师络绎不绝,我只顾低着头四下寻找,不小心和对面的人撞了个满怀。

大人常说一分钱憋倒英雄汉!一毛钱能把我憋倒八个来回。草窠里、壕沟里、毛毛道儿,甚至淤着泥水的脚窝都用木棍翻过了,树林趟子也来来回回找了几遍,上课铃急急地催着我,我无功而返。

糖没吃到嘴,饭也没吃上,才想起带的饭盒还在锅里没取回。心思不在课堂,依旧在小路上游荡,想着钱就应该躺在哪个被忽略了的草窠里或地头。老师的教鞭啪啪地拍打着黑板,喊着我的名字,激灵一下

# 咫尺天涯

□高俊香



回过神来,举目看见老师生气的大眼睛,同时余光还瞄到同桌用的黑手蹭着鼻涕斜眼看着我,正得意地笑,我心里暗骂。

下课铃响再次起,我撒腿要往出跑,同桌一把拽住我的辫子,诡异地一笑,他突然一扬手,手里攥着我的一毛钱。他说买糖分给他吃就把钱给我,我急了,骂他是捡钱不给的坏蛋,伸手去抢。当我拽着他的手往开紧握手的时候,才看见他的手背有两条血道子,原来我跑到教室外边钱就掉出来了,他和另一个男生同时看到,他是从那男生手里硬抢回来的。

我的糖纸攒了厚厚的一沓,各种各样,有纸的,有也如薄绢的,有银光闪闪锡纸的,也有塑料纸的。都是我和他一起吃糖攒下的,也有他帮我捡来的。每一张糖纸都铺展平整,叠在一起,一张大白纸把它们规规矩矩地包好再用父亲的一方砚台压着。没事的时候就一遍遍地欣赏它们,每一张都是一幅隐形的画,画里的风景和故事,只有我自己能看到。放假他用一个大硬纸箱子帮我糊成了书柜,摆在我的炕边上,我的书和他的作业本都在书柜里。书柜散发着香甜的余味,淡淡却绵绵不绝,飘散进时光里,时光又刻进记忆里。

他说要远行,他多供不起他读书,让他去找远方的大哥。远方有多远?在天涯,在海角。浮云遮望眼,也遮住了回来的路。

我讲完了我的故事,你借我一个肩膀,宽厚且踏实。

你教会了我叠纸鹤,我攒着一粒粒的糖果纸幻想着叠够九百九十九只,串成一窗帘送给你。

终究现实捉弄梦想,风吹流云散,事成了往事,人成了故人,天涯咫尺,咫尺天涯。

小小角色